

一九三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愛理克·艾克賽·卡爾菲特（瑞典）

Erik Axel Karlfeldt

得獎評語：

「由於他在詩作的藝術價值上，從沒有人懷疑過。」

WU/31/1102

頒 獎 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如果有任何人問愛理克·艾克賽·卡爾菲特 (Erik Axel Karlfeldt) 的問鄉，這位詩人爲何備受讚譽。所有的瑞典同胞，開始時，都會依他們個人喜好，輕易回答這個問題。因爲，這位詩人以他卓越的資質，傳達了瑞典人民共有的感受。他所歌頌的，正是這個民族最吸引人注目的傳統美德。還有，他筆下所描寫的松林遮掩著的羣山，也正是那最令人欣喜的美麗的家園了。

然而，經過了審慎的思慮，欣賞卡氏作品的瑞典人，馬上會調整他們的看法。他們會驚覺這類籠統的解釋有所不足。卡爾菲特的世界，雖然讓讀者感到熟稔、親近，卻難輕下定義。他雖譽滿全球，卻始終難讓異國讀者理解。任何表面上的讚譽，對他而言，更是極爲不完備的。他的作品有一股神秘主義的色彩，他的潛力和實力也都有待我們去探究、分析。

再者，既然卡氏現在是全球性大獎的受獎人，任何簡短的描述，對於這位偉大的抒情詩人而言，同樣是非常困難的。他的抒情詩引人深思熟慮，詩中的每一句話，非但傳達了他對命運的看法，裏頭蘊涵的深刻本質更緊緊地與他的母語交相聯結。也因爲這個原因，卡氏在詩中所傳達的卓越特質，只有瑞典人能全然融會貫通，若是經過了翻譯，自然會隔了一層。而事實上，若拿他

的詩與其它所謂偉大文學作品相互較量，是毫不遜色的。他以少數民族的語言創作，卻有輝煌而卓越的成就。

若以卡氏嚴苛的標準為原則，他在一八九五年初出茅廬。爾後，便以他的聰慧與才華，為自己的寫作生涯，創造出三個鮮明的階段來。這三個階段，簡單說，便是成熟期、穩定期與才華洋溢的時期。剛開始，他歌頌自然，是一位吟遊詩人，對自己的工作雖有一份認知，卻不免懷疑。他立即想到，那胸次中的夢幻有何實質用處？對全體人類而言，又意義何在？當時，他便極力想尋找一位能傳達他的情感、苦痛與嘲諷感的代表人物，這人物是孑然獨立的，同時也是他自己的化身。基於以上的觀點，他創造了「德國人」(Eridon) ● 這個角色。一開始，由於卡氏不願過份表現他的私人生活與內在樣貌，人物本身便以羞澀的形像出現。不久以後，他步伐昂揚，頭戴花冠，由豐收的晚宴中歸來，像是扮演著粗魯表兄的角色。他在北方諸神狂飈的舉止中佔了一席之地，儼然是一位經典人物了。而事實上，卡氏家園正是整個宇宙的藝術縮圖，這就好比詩中達利卡利亞 (Dalc Karlia) 的農莊上，那幅色彩艷麗的壁畫所傳達的聖經中的景像一般。卡氏作品雖慣常地有種幽默感，卻也都免不了裝扮得肅穆而嚴謹。他的立足點總是中立的，而且，保留了一份讓人覺得驚訝的和諧感。詩對卡爾菲特而言，永遠是自身生命的迴光返照，他表面上讓人覺得平和，背後卻隱藏了一股巨大的掙扎和張力，讓他能夠持續不斷地創作下去。因此，他在「秋天的號角」(The Horn of autumn) 這詩中，便曾以強而有力的風琴聲作結尾。一方面，將孩

● 他有一首詩，稱作 (Fridolin's Pleasure Garden) 此處將此一角色，拿出來討論，比較。

子在達拉娜（Dalarna）潔白小教堂中的歌聲烘托出來，另一方面，則傳達了一種肅穆、崇高的天地之情。

卡爾非特的作品所呈現的統一性，是我們時代罕見的特例。假使，有人想深入瞭解他，有一句話足以令人感到滿意：自律。根源上，他雖有強烈的異教色彩，時而顯得很縱情，但是，假使，他從未感受到妖魔的存在，應該也不至於經常讓妖術的事件，出現在他的作品中。至於，異教徒在月夜的歡宴下狂喜作樂的景像，更是他詩的一項特色。他將縱情的陶醉與靈魂純潔的呼求，同時融在詩中，相互不抵觸。他安置這兩類全然不同的情感，就像一位對自己信心十足的藝術家一般，任何細節都經他妥善的處理過。

卡爾非特憨厚的農人本色，雖不曾導致他對純美學的反感，但是，由於他將關懷的焦點擺落於這苦難的人間，因而，作品中便少有純詩出現。而他的這份苦心，也都依次展現在他優美與永恆的詩作中。他生存於那個新舊更替的時代，更以他引人遐思、共鳴的詩句，創造了嶄新的道德體系，造就了奇蹟式的成果。雖然，我們或也背不出他那些撼人心弦、如鐘聲一般徹耳的詩作，但是，我們總不難感覺出他與眾不同之處罷！他的詩作，就像那些在奧普利曼河岸邊，拉著提琴為人們奏樂的老琴手，或像那些幫人製作紡紗機的技師所勞作出來的作品一般，予人一種熟稔、親切的感受。

偉大的詩篇，總是兼容有創新和保守兩項特質，一方面深具實驗性格，另一方面則保留著深厚的傳統。卡爾非特以他個人創新的精神，抒發了傳統精神。作為一位詩人，他更從已經消逝或

即將消逝的過去中，表達了他不落俗套的前衛作風。他是有超越那些現代主義者，一味迷信前衛，革新作風的地方。再者，無可置疑地，他的詩除了表現強烈的地方色彩，更以高度的實驗方式，呈現出他超越凡俗的想像力，這麼說來，這位達拉娜地方的吟者，真是堪稱為當代少有優秀的詩人了。

基於以上的種種原因，我們本著國際上共認的準則，謹將本年度（一九三一年）的諾貝爾獎，頒給詩人愛理克·阿克賽·卡爾菲特。而由於死亡已經奪去我們所景仰的桂冠詩人，我們轉而將此項榮耀頒給他的家人。他雖遠離我們而去，作品卻永遠與我們同在。那詩的國度裏，夏日永恆的光芒更遠遠地照亮了我們悲慘的人間。眼前，我們目睹著那孤墳在暮冬的陰幽裏飄搖，卻親耳聆聽到那才華洋溢的創作者歡欣地歌唱著崇高的凱旋曲；我們還深深地體悟到那遠自北方飄來的馨香。而這一切都將經由他的詩作，傳給更多樂於去接納他的心靈。

（鍾喬譯）

註：由於卡爾菲特驟然離開人世，其致答辭只好從缺。

卡爾菲特詩選

愛理克·艾克賽·卡爾菲特 著
喬 譯

詩人與人民

祖先

由於謙卑與熱愛和平

他們未曾走進璀璨的史頁裏

然而，我卻曾目睹他們

在遠古的年代，留下勳業。

是的，在遠古，礦源豐富的土地上

他們辛勤地在河岸耕作

他們冶礦，從來就不知道

縱情與奴役的滋味

而就像自主的王君一樣

他們在屋子裏狂歡痛飲

春天來時，選兀自擁吻著愛人

他們尊敬君王，畏懼上帝

是有信仰的好丈夫

爾後，心滿意足底

他們靜靜接受死亡

我的父祖們啊！沮喪、熾惑的時刻

你們的思想強大了我

雖然，我的內涵貧乏

你卻賜予珍愛，這讓我感到心安

而每當歡樂伴隨著葡萄花冠向我招手

我總是想到你為些微麵包奮鬥的事；

如此，我還應該妄想太多嗎？

每當我疲憊地與欲情爭鬥

你洗淨了我，拯救了我的靈魂

並且，還教導我寧可相信世上罪人的憤懣

也不要輕信自己的肉身。

我的父祖，夢中與你相遇

失魂落魄並深感畏懼

像是離開了萌芽的地方

感覺自己背離了你

現在，且讓我以歡欣的旋律

暢敘夏日和豐收；

詩人便該歌唱

我的任何一首詩

都以剛毅的思緒

喚起了暴風中的狂浪

更召回了奔流而下的瀑布。

而那夜鶯的啼唱，熾熱的火花

還有遠澗森林中一絲絲的喘息

都是你們推著馬車，拉動田犁

幾個世代之前，靜靜哼過的。

夢與人生

但願我的神力無邊

能統領國度並差使子民們

在城堡周圍掘深壕

將災厄遠遠隔離開來。

但願我的宴席盛開

饑餓的朋友是座上賓

少年人樂觀而勇敢

大家都率性而爽朗

永遠歌頌自己的生命。

但願我是英勇的戰士

那就給我一匹戰馬、一套馬鞍韁！命運

給我一把神劍，一場公平的決鬥
還有一個驍勇的敵人！

而假使我已奮戰

當軍伍由騷亂的戰場回來

激烈的場而前仆後繼

我實在不在乎英雄榜上的殊譽

因為，落魄的人終有騰達的時候

打盹偶爾也會是酣暢的。

然而，我並不是夢裏的那個人

我舞動文字替代戈矛

在詩的競賽中，拿起盾牌

其餘的時候，則穿上一襲便衣。

是的，但願我能在太陽上高歌

沒想卻棲居於家中

在這裏，記憶總像夜鶯般歌唱著。

啊！當胸中氣足，旋律悅耳

谿谷裏的歌聲高傳上來
鄰人聽了都讚不絕口。

吟 者

啊！旋律冶鍛場裏的粗鐵塊，
拿起了大鐵槌，我想試煉你！

縱使挫斷了幾節，也不會覺得心痛，
因為，我誓信你會是一塊好料子。

在汗水辛勤的鍛鍊歷程中，

我由礦井裏將你鎔鑄為一塊塊礦鐵，
而就像緊攥著愛人的腰圍一般！

我緊抓著那把大鐵槌，

渴望在腦海裏激起震盪。

鐵砧在薄暮的晚景裏

在我的年輕歲月將逝之時，

縱情地歡唱著。

那叮噠聲敲得好響啊！像回家的孩子

拉開輕脆的嗓子哼著美妙的旋律。

而在那寂寥的薄暮鍛冶場裏

學習吟唱的孩子健朗地埋頭苦幹

儘管，熾熱的火花奔潑在黧黑的肌膚上

他置身熱騰騰的渦流中微笑著。

行
吟

行過長滿苔鮮的杜松林野

我是年輕快樂的提琴手

在森林裏四處遊蕩

我以少女的金髮爲絃

用珍貴的紅玫瑰木打製了一把提琴。

那個夜晚我不期然步入了鬱綠的莊園

少男少女正圍聚著跳舞

田野到處是歡欣的氣息

我隨心所欲興奮地拉著提琴。

啊！我的雙眼炯熱、臉頰潤紅

隨著節奏起伏，那少女的胸衣縮得好緊
徹夜跳舞，我是年輕快樂的提琴手
在河岸與草原上狂喜歡唱。

II

這叢林的小道上，我繼續彈奏
林野和田園裏，處處掀起一陣狂喜
來罷！讓夜歸裏松林的芬芳
讓陽光下苜蓿的清香
跟隨我的歌聲佈滿城鎮的街頭！

這濕冷陰幽的屋子，藏有多少呆滯的心
以人爲禁令將自然熱情隔絕開來
當夏日酣暢活躍著，又有誰不知道自由的可貴？
讓我盡情地爲你歌唱罷！